

44.572

铺路上尉

汪凯洲 著



香港亚洲出版社

期 表

鐘	號	還	尉
4	24	5	

汪凱洲著

香港亞洲出版社

铺路上尉/汪凯洲著;吴思琦责任编辑。

——香港亚洲出版社,1996.9

ISBN 962—539—368—4

香港亚洲出版社地址:HONG KONG

ASIA PUBLISHING COMPANY 138A,

TOP FLOOR, FAN TIN TSUEN SAN TIN,

YUEN LONG, N. T.

益阳庆云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00 千字

1996年9月第一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 962 - 539 - 368 - 4

定价:9.60元

序 言

铁道兵已成为中国军队历史上一个兵种。但在他们在编的日子里,他们完成了全国新建铁路任务的百分之三十六,包括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北京地铁。南北两个邻居的抗美援朝,唐山地震,河南水灾,其时所破坏的铁路,也是他们抢修。他们为铁路铺设付出过不小的代价。当然,为铁路建设作贡献的不只是他们。还有配合他们的广大农村民兵和大中城市中的学生。作者当年目睹过他们的英勇业迹,有许多事件一直在脑海里萦绕不能散去。纸上的铺陈只不过是事实中的凤毛麟角。但它不是谎言,当然也不全是真实。可以说是杂烩了许多“青菜萝卜”。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无假不成魔术嘛。如果认起真来,认为书中某人物就是某人,作者在此郑重声明,巧合罢了。

作者 1994年1.20 于长沙

目 次

上编	当去无路处	1
中篇	越过大滑坡	112
下篇	奔赴震灾区	229

上 篇

当去无路处

第一章

天空粘满铅染的云，沉沉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云底下弥漫着潮乎乎的微粒，像帷幕，又似罗网，笼罩着川北山区、笼罩着学校这一片山坳。不身临其境，仿佛不觉得它的存在。若行其中，你的脸将被濡湿，你的衣服将被浸透，你所得到的感觉是寒冷，畏缩和抖不落的沉重。

军校内，楼房之间铺的是现代化的混凝土路面，大队与校部之间是乡土化的沙面泥路。王宣队撤离时，汽车在这条乡土化的路面上留下了辗压的痕迹。未消失的辙槽依然存有泥水，槽两边隆起的烂泥埂，像鞭打的肿痕。学校的教官和军官们步行在这条路上极为艰难。

这天，走在这条泥路上的是向礼堂集中的各大队干部与士兵。有的人披着雨衣，有的人撑着雨伞，有的人故意跟自己过不去，挟着雨伞，挎着雨衣，任这雾雨淋着。戴单军帽的有，戴毡绒帽的有，戴草帽的亦有。之所以乱到这步田地，是因为没有哪一位被结合的领导有能力肯出面给大家提个整齐化一的要求，且为各派所接受。

是道路泥泞还是情绪低沉，人们移动的速度相当缓慢，像骆驼跋涉沙漠一般。

在礼堂正门或侧门的台阶上，到了的人稍停地跺跺脚，搓搓地，弄掉鞋子上的烂泥再进去。有的则拖泥带水毫无顾忌地踮入座位。

隧道教员冷若洋站在学校办公楼六楼东晒台上，居高临下，鸟瞰教学区全貌。他沿着女儿墙环顾了几圈，等教职员工差不多要到齐了，他才拿把雨伞下楼来。

在校门前雨棚下，他遇见了同室的桥梁教员庄立虹。这是一位眉清目秀，鼻梁垂挺，身材匀称，有师表风范的女军官。她能歌善舞，讲课讲得特别棒，是校教之花。她站在那里满脸郁忧，凝视礼堂方向，趑趄不前。她看见冷若洋。问他这会该不该参加。冷若洋说：“决定命运的会岂能不去。”于是，她就同罩他的雨伞并肩往礼堂走。

自从她丈夫葛青实被斗以来，朋友和老同学都疏远了她，怕丧失阶级立场，怕造反派发现，有千张嘴也说不清。有时狭路相逢，只抿嘴一笑，没甚言词。由于这种处境，庄立虹长期不参加校内的集会，不愿看见那些冷漠，蔑视甚至是仇恨的眼光。如今学校是春季之冰，风中之烛，已无昔日那种弓拔弩张的气氛了。她这才在公开场合开始露面。

冷若洋是个和光同尘的人，党内连小组长都不是，“文革”中任何一派群众组织都未参加，无人拘束他。所以他跟校内任何一派人都能搅和，跟不论哪个“学术权威”“走资派”“黑干将”及其家属们也都感情如故。特别是对庄立虹，关系不一般，几次在她受围攻时为她解了围。人家骂他是什么“小爬虫”“铁杆老保”“粪缸脚脚子”。他不在乎，随人骂。有人当面骂，他也不生气，效古人雅量，唾面自干。所以有人笑薄他是只实心橡皮球，踢去滚不远，落地跳不高。

中国人多，时间不值钱。到了十点，从兵部回来的被结合的领导干部龙禹智才出场向大家作重要的宣布。这是“文革”以来秩序最好的一次集会，也是学校存在的最后一次集会。每个人都屏气凝神倾听龙禹智每一句话。会场上鸦雀无声，只有端杯充水的响声清脆地从话筒传到喇叭。

“校长和政治部主任的死不要追查凶手了。造反派的学员

已走光，追也无从下手。‘斗批改’的‘改’嘛，就是‘散’，‘散’就是‘改’。”

接着，龙禹智具体地解释刚才那句充满辩证法的话。

“校址连营房折价移交兵工厂；堪用的修路机械交 8520 部队，运往嘉州市；不堪用的作废料处理；医务教学器械交新线指挥部；印刷厂赠涪江市政府；其它教学仪表和模型教具赠地方中学；运输工具、武器弹药运‘五七’干校。”

“干部和教员视身体素质而定，或到施工部队，或转业，或退伍，皆有安排。三者皆不宜的到‘五七’干校。在查的和没‘解放’的接受‘五七’再教育。”

接着他宣布了所有人员的去向就散会了。

熙熙攘攘的人流，呼啦啦的从礼堂所有的门洞涌了出来。三五成群，嘤有烦言，议论什么的都有，然而不外乎“一所学校，两条人命，岂可一个‘散’字了得，”“不散又怎生了得！”

想当年建设这所学校时，是按“山、散、动”原则选定的。占据的 U 型山坳，离城六公里，三边是山，出入一条道。而在这一条道上还横了一条弯曲的河，学校招进学员时，才利用实习在河上修了一座像样的公路桥，与省级干道连结。好不容易才将这“三字原则”体现出来。

那北面与之为邻的是一座座科研机构，什么航空的，航海的、化学的、电子的、吃的、烧的，还有考古的，三十六行行行有。站在学校最高点——蓄水池山顶，远近山丘上一排排错综叠落的楼房尽收眼底。

那南面是一所陆军医院，还有一座爱国将领的陵墓。仅一山之隔。因山顶树丛遮掩，互不相望。

“地利”虽好，敌不过“天时”加“人和”，只有散。散是为了

改。散，看来是改的最优秀的方案了。

散，可以平息人怨，可以模糊一切，可以淡化一切，两条人命案自然石沉大海，去他的了事。

从议论回到现实。在训练部教员队伍里，冷若洋和庄立虹，还有位曾经参加过造反派只是一般成员的风字脸矮胖子的裘蒙臣被分到同一支部队——8521部队。这是铁道兵的主力部队，现在还扎在东南沿海。

这个分配对于冷裘二人无所谓，可却苦了庄立虹。因为葛青寰未解放要去“五七”干校，夫妻被迫分居重演反右派时与夫划清界限的历史悲剧。有一点使她欣慰，去工作的那个部队的指挥所在明南市，是她娘家所在。

在回办公楼的路上，裘蒙臣主动找他们，提意周末在庄立虹家聚一聚。庄立虹也斜地看他一眼，没答应，但也没说拒绝的话。冷若洋了解此人是个不太差劲的人，他受“三忠于、四无限”的感召，光荣地参加了造反派，但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举动的伟大之处在哪儿。身在造反派，确也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至多是供应造反派一些笔墨纸张浆糊之类的文具，作为他们作战的武器。所以，充其量是个“军火”供应兵。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三个人今后要在一起共事，做朋友总比做冤家的好。冷若洋略加思索，赞成他的提意。他得到冷若洋的支持，马上补一段好听的。

“我们三个不同观点的人分到一起，是天意还是人意？不管怎么说，三个上尉（六五年去消时的军衔）出自一处，同去一处，可算是个缘份吧。今后请二位多多关照。”别看他人矮矮的，嘴里有词，肚里有书，没白白参加过造么派。

“行啦，你快去办你的事吧，这几年人际关系被整得互疑

互讪貌合神离，现在应该理疗理疗，消消肿，不然脑瓜都要胀破了。”

他听冷若洋这么一说，满脸笑容，快步离开他们，朝汽车队方向走去。他要把剩下的一架钢琴托运给兵部文工团。

冷若洋和庄立虹在泥路上蹒跚，当他们路过图书馆楼前时，看到不少人抱一满怀书籍往外走。不知发生什么。他们好奇地登上楼去看看，嗨，人声嘈杂，好不热闹。书库拥挤如市，走不进去，只好站在楼梯平台处，给怀抱书籍的人让路。他们个个满头大汗，呼哧呼哧地喘。有的人干脆解开棉衣，一兜书二散热。这些人中，一部份是去年定向分配至今未走的学员，一部分是机关勤杂人员。

这二层楼的图书馆，前两年被用作批斗场所。会场设在二楼书库对面的阅览室，能容纳上百号人。它离办公楼只有百步之遥，集散方便。

他们好不容易挤进阅览室，里面的桌子只剩两张，椅子是依墙而立的“残废”。有不少人蹲在地下整理抢来的书，嘴里振振有词：“不拿白不拿，这些书都是‘封资修’名著。名气越大毒越重，是点名批判的，禁止阅读的，不拿也是销毁……”

他们无意抢书。等书尽人散时，步入书库，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人手一册的革命经典，其它的书架一扫而空。几万册传播“四旧”的“毒书”一下子扫进了私人的行囊。可见“吸毒”的大有人在。

见过这场面，谁都会有颇多感想。走出图书馆，庄立虹连连说：“这叫什么事儿嘛！”冷若洋轻晃几下脑袋说：“这呀，叫‘分书逐儒’。类似这种破坏，还不是绝无仅有的呢！”

“君可见，为锻炼高空作业心理素质的百米三层钢架桥，

已肢解成角铁废弃于大操场。

“运用由核试验场带回来的各种数据而制造的建筑物破坏程度模拟室，毁坏殆尽，

“全国地质构造各大断裂带分布沙盘，已成散沙碎石。

“凡带有现代意识的教学设备，均排为培养白专人才的温床，要统统打翻在地。

“现在唯一剩下来的是这批分到各部队去的知识分子。由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是全毁了。看！那边有许多人在瞅什么？我们过去瞧瞧。”

冷若洋跟庄立虹一起走到小车库旁边的宣传栏前，原来栏面新贴出一张大字报，用毛笔抄的一首词《念奴娇·花节》，文字是：

名园二月，百花节，顿失芳馨艳色。小西水面超千亩，如今只剩一角。填湖造田，种粮种菜，兴劳不兴逸。灌漑无业，若农将与谁说？

隐匿残根衰节，纵有甘露，难敌革压抑。堪羨深山众姊妹，幸免人间浩劫。梅怀林逋，菊忆陶潜，莲更思濂溪。牡丹纸塑，再妖难骗蜂蝶！

落款是无名士，1969年4月 摘自F市 公园墙报栏。

“这文皱皱的玩意，我可不懂。学校散伙了，还贴什么大字报！”庄立虹态度冷漠扭头便走。冷若洋紧赶几步，跟她并排攀登台阶往宿舍走，边走边说。

“你故意装不懂。这叫做借它山之石攻我之玉，类似古代一个典故：买赋以抒长门怨。”

“有什么怨好抒。龙禹智政委在会上不是说了吗，军队学校么么么，里面有‘妖’。砍的也不是你一家，你服从命令，走就

是了。”

“说是这么说，可人们看到这基业毁了，心理上总不那么平衡。”

“不平衡又如何？有句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撤撤建建，倒腾来，倒腾去，这是常事。说不定那一天会东山再起，又要重建这所学校。”

“你这预言我相信。不过我问你，下部队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不，你们先走，我把葛青寰送走之后再走。可能是最后的最后。另外我提醒你，别忘了去看柴碧莹，今后一东一西，见面没那么容易啦。你这婚姻，像卡在树杈巴里的气球，叫老战友看了都感到憋气。”

“谢谢你，庄姐。只怪我们爱不逢时。”

第二章

竹帛县城傍山近水，位于沃野千里号为绿海的盆地边缘，是座古老的城镇。据说古时候这里的版画和刺绣很有名气。如今十几年，城里没建设，除了有佳酿，给人的印象是落后。不过这里农副产品很丰富，价格也不高。

这是个寒冷的早晨，嗖嗖的北风卷带稠密的细雨。人们身着棉装，仍缩项袖手，感到寒气逼人。冷若洋从窄轨火车下来，冒着雨寻一条捷径，大步流星地向要去的街道走去。

这是他离开四川前，向柴碧莹告别的一次会见。

他沿河边一条小街，走进敬老院。封闭的院，有两个庭园。院前庭左侧有两间青砖小瓦房，是“医道今古，药备中西”的医务室。女主人用一间作诊室，一间作药房和卧室。沿医务室往里走是避雨通道，直通后庭的四合院。医务室对面的一溜平房是厨房和饭堂。整个院落是个“曰”字型，只可惜大门偏左开了点。

药房的门虚掩着，室内不见柴碧莹，冷若洋知道她没远去，将提包放在条桌上，毕挺地站在雨棚下傻看对面的厨房。一位认识他的缪大娘告诉他，柴医生在后院井台上漂洗衣服。

穿过通道到后庭，只见柴碧莹正抖绠汲水。她下着深蓝色料子裤，裤管塞过套鞋。上着深红色毛线衣，湿润的黑发绺成一髻簪别在头顶。两排长睫掩映着饱含深情的明眸。瘦长瓜子脸尚带几分忧郁之色。她将水倒入盆内，抬头见到冷若洋，露出喜悦，亲热地问：“你乘夜班火车来的？”

他嗯了一声，脱下带潮气的军棉袄，提起她身边的桶，帮她汲水清漂。“今天下雨，你洗这么多能干吗？”

“有走廊过道好亮晒，无所谓。”

亮好衣服，回到药房，她换下套鞋把热水瓶的水倒给他洗脸，又转到厨房打来两瓶新开水，沏了一杯花茶放在横对单人床的条桌上。他静坐桌端喝茶，她端坐桌中间梳头。面对挂于药柜背面的大圆镜，她散开长发。

“我想把长辫剪了，你意如何？”柴碧莹边梳边问。

“一头秀发为何剪弃？”他瞪着她。

“过于长，梳洗编结一次很费时间。”

“你又不是什么大忙人，怕没时间梳头？而且这头秀发正是你的一美，辫梢一悠销魂荡魄。即使没时间梳理，散披双肩，也如流瀑。一回首将轻轻扬起微妙的浪漫气息。若盘髻于顶，其典雅之风犹如十八世纪欧美之女性。”

“数你贫嘴！”她笑蜜地捅他一拳，继续梳她那如云如漆的柔发。

“说句管用的话，当年你落水，若不是这辫子，可——”不说落水倒很愉快，一提往事她脸色变了：“留着它难道是为了让你再救我一次！老实说，你不说喜欢我早就剪啦。”

本想夸辫子的功劳，没想到她倒有情绪。冷若洋忙陪笑并将嘴唇贴向她的脸，“莫生气。”她默默地一边受用，一边问他：“喂，我们结婚申请有眉目没有？”

“没有，军校都解体了，找谁批。”

“那这辈子别想结婚啦。当初你若不救我，恐怕生不出这段故事来吧！”

“解放军哪有见死不救之理！”

“你救，也不问问是属于哪个阶级的？”

“尽说傻话，人命关天，那还来得及查问根底。”

“不查根底，可阻碍结婚的就在这根底上啊！”她扎紧裤梢，往背后一甩，收起梳篦，穿上墨绿色呢子上衣，退坐在床边，面带嗔怨神情。

“你难道不知，我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吗？像句喝词：‘穿避街深巷，自感惭愧，怕见友人。夜对孤灯，寻梦不成，哪有药来疗祛相思。’”说着眼泪悄悄地流了出来。

“我知情，但需等待。”他挨她坐到床上，她将头紧靠着他肩膀。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向她辞行。要告诉她自己将要下到部队，叫她别疑心他会抛弃她。可是一直没机会，也没找到合适的词儿将意思表达出来。

“等等等！等到哪一年哩？你属猪，我属牛，我俩加起来已六十六岁了。难道要等到老骨头打鼓才奏婚礼进行曲吗？”

“冰冻的婚姻只有等待春天。除了等，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冷若洋温存地搂着她的肩膀，她顺势偎依在他怀里。她用手打他的手，不停地埋怨他总这么消极被动。他双手捧着她的头，吸干她的泪水，低声祈求式的说：

“好啦，弄点饭吃，我好疲劳。”她温顺地脱开身，抹抹自己的脸走了。食堂里打来的饭菜很粗淡，她心里歉疚。

冷若洋并不讲究，饭后酣然大睡，醒来已是傍晚时分。西边云眼里的残阳，尚有点点寒光。她们决定上街吃馆子。他换了便装，她亦穿上新皮鞋，挽着他的胳膊并排走出敬老院。

从徽县婆家回来这几年，她很少独自逛大街，活动的天地仅限于敬老院和儿童福利院的两点一线间。只有他来的时候，他们才上街走走。

小镇老居民，熟人自然多。跟他们碰面打招呼的，无不惊羡地回首打量几眼。这种回首率，说明他们是般配的一对。

越过石板桥，他们在街口找了一家饭店，门面不大，堂面很干净。于是点了几道新鲜菜，要了碗肉片加豌豆尖汤。饭后，他们踟躕于街市商店。不购物也是一种游乐散心。

尽管这县城如此古朴，木屋石街，可对于冷若洋来说却有一股难忘的情愫。因为他和她在这里度过六年恋爱生活。绿草如茵的田野阡陌，有他们肩并肩踏过的脚印；鸟欢鱼跃的山林溪涧，有他们倾诉衷肠的柔情蜜意。喧闹嘈杂的街头巷尾，有他们对各种风味小吃的津津乐道。连石板桥的石柱栏杆亦曾被她的悲欢泪水冲洗过。虽然他们爱得好难，好疲乏，但滋润爱情的空间，也还在他的心田里占据一席位置，使他难忘。

县城两家电影院交相放映一部老片子，没什么看头。他们回到敬老院里听几位老人自由组合在食堂里唱青音。

晚上他们挤在单人床上。亲热了一阵之后，他到竹躺椅上睡去了。翌日早晨，她先起来拿着肉票和副食品票去买了些荤菜，托厨房的大师付加加工。因为这一日她要到儿童福利院巡诊。她临走时，叫他移到床上睡。并附他耳边告诉他，等她回来一起吃午饭。

等她从儿童福利院回来，不见他人影。虽然药房和卧室被整理得干干净净，齐齐正正。连遮盖斑驳墙壁的画儿，也被掸去灰尘，粘贴平整。她问缪大娘，她说他到车站取行李去了。

柴碧莹靠在竹躺椅上等他，直到下午两点多，他才带鸡公车回来，将两只木板箱搬进屋里。她问他为什么把“家当”运到她这儿，他这才将学校解散，自己被分到部队去修路的事告诉了她。并说：“部队流动性大，东西太多不方便；运回老家路程远，而且今后来这里的机会肯定比回家多。”

“所以就暂时存放这里。”柴碧莹不到结婚心不踏实。